



《人生一串》 烤出一串人生

一部被称为『中国版深夜食堂』的纪录片在网上迅速蹿红

“没了烟火气，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，这话简直就是为烧烤量身定制的。尽管最好吃的烧烤就在家楼下，但我们还是走远了一点儿，寻找了一些更别致的味道……”《人生一串》是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爆的纪录片。节目组走访了全国32个城市、500多家街头烧烤摊，最终将镜头对准了其中的27家。这部六集纪录片在B站刚刚结束第一轮首播，播放量已超3400万，豆瓣评分高达9.0分。网友纷纷感叹，《人生一串》拍出了中国版的深夜食堂。

然而这部纪录片刻意回避了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，把焦点投向了二、三线城市，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

没有北京的烧烤 却有人生的一串

《人生一串》的制片人王海龙是旗帜传媒的总经理。2016年，他计划为公司开发一档独立的美食节目，但是具体做什么，还没想好。于是他找到了好友陈英杰。陈英杰在央视工作，多年从事纪录片的拍摄。两人喝着小酒撸着串，灵光一现决定为烧烤拍部纪录片。

烧烤是热门话题，市场上却从未见过以此为主题的纪录片。前人不拍当然有不做的原因。比如从题材上来讲，烧烤的形式千篇一律，看上去十分相似，不像八大菜系从食材到调料再到刀工各有各的讲究；再比如拍摄技巧上，烧烤摊的环境——黑夜、烟火、街头、人声嘈杂、面红耳赤……很难与唯美扯上关系。

陈英杰为自己的纪录片定了标准：第一，片子要拍出食欲，不然就是失败。第二，选店必须包含两个硬指标——街头、老店。“不要那些现代化的连锁店。那些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店，没有我们要的那种市井烟火气。”陈英杰解释称，“老店是因为经营时间长，容易有故事。食物的口味也经过了时间检验，不太会出错。”

不曾深夜撸串的人不足以谈人生

凝聚着国人烧烤情结的美食纪录片《人生一串》，堪称中国深夜食堂的“泥石流”。一经开播，在B站上就收获了722万的播放量和9.8分的好评。即使严苛挑剔的豆瓣，也给出了9.0的高评分。

对美食纪录片而言，最高评价莫过于“好吃”二字！如潮的好评大多夸赞它质朴的风格：“没有多余的煽情故事，没有繁琐的考据噱头，这部片子的制作风格就像一位粗犷坦荡的好厨子”。

镜头下，语言少了弯弯绕绕，有的只是一块块肉串起来，一炉炉炭火烤起来，让屏幕前的我们大呼过瘾。纪录片一上来就告诉大家，“没了烟火气，人生就像是一场孤独的旅程。”片子想要的是平民的幸福，主角儿自然是街头巷尾那些接地气儿的烧烤。

很多人拿《人生一串》和《舌尖》系列对比，但两者其实截然不同。《舌尖》是端着仪式感和情怀——“山的味道，风的味道，时间的味道，人情的味道。这些味道，已经在漫长时光中和故土、乡亲、念旧、勤俭、坚忍等情感和信念混合在一起，让我们分不清哪一种是滋味，哪一种是情怀。”

《人生一串》里也有乡愁，但嚼的时候就图一个滋味，撸着串就图一种大快朵颐的痛快：“我在外想家，除了想我妈就是想吃肉。”即使

耗时三个月做完前期文案后，陈英杰带着六个导演组跑了全国32个城市的500多家烧烤摊。一路走来，他总结出了一些经验，名字和装潢特花哨的店一般都不太行，要找那些名字比较朴实的，什么老五啊、单四啊，这说明这家店是有些年头的。从这些老店中，陈英杰又精选出27家。

当记者问及为何没有选择北京这样一线大城市的烧烤店时，陈英杰说：“一线城市食物已经被同化了，高档装修的店铺也很难找到人与人之间那种熟络和亲昵。所以，要拍就去食物的始发地拍，那里的烧烤摊幕天席地、通风透气，桌子虽小但人挨得更近，光线昏暗却容易敞开心扉。”

节目上线后，王海龙和陈英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标，“不用第一，拿到B站纪录片第二就行”。但是很快小目标就被撑破，《人生一串》第一集和第四集目前牢牢占据着B站纪录片月排行前两名。“观众很喜欢，我们很高兴。但内心也深知，不是节目有多么的精妙，观众喜欢的不过是那别样乡愁”。王海龙分析。

是讲故事，也是讲人间的烟火气故事；嘈杂的街道，重口的烧烤，配着醇香的啤酒。整部片子被故意讲成“不讲究”的烟火气儿样子，正是为了突出主角“食物”，强调味蕾的情趣。

“甭管天南地北，重口味是烧烤的统一气派。”也就是这样爱憎分明的重口江湖，反映出一群普通人的生态态度：平凡的此生，有酒有肉有姑娘，能贫能笑能干架，此生纵情豁达。

中国文化里，饮食体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和哲学。它满足的不仅是人的需求与欲望，还与情感、天理相通。烧烤不同于地域小食，“它是城市化的产物，是陌生人可以共享的东西，夜幕下的烟火甚至构成了城市的某种共同记忆。”

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，很多国人都爱吃、会吃，吃得极为精细。烧烤仿佛登大雅之堂。但是山珍海味是个人的，烧烤却属于整个城市，甚至全人类。大城市里，人与人的界限也在烧烤摊上模糊了起来。

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转型，现代化、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倒逼着越来越多人来到北上广打拼。烧烤摊代替“家”成为了感情的聚集空间，所有乡愁都在这里发酵。纵使之后吃过多少种味道，唯独这一种，幻化成四溢的香气，沉淀在记忆最深处。

人生一串，多谢款待。

天子一串

一入烧烤深似海

拍个撸串，能拍出六集来吗？答案当然是——能。六集纪录片里，我们从肉类到蔬菜、从正常到暗黑、从山上跑到水里游的、从东北方言到广东普通话、从坐到行商，应有尽有。看似简单的烧烤也在大江南北、街头巷尾间演绎出十八般武艺，三百六十个门派。真可谓“一入烧烤深似海”，任你在酒池肉林里翻过跟头打过滚，也未必能在小小的烧烤摊前从容自若。不信你看第二集《比夜更黑》。

辽源的蚕蛹烧烤。一炉炭火，蚕蛹被烤得焦黄发亮，酥脆爆浆。除了穿串烧烤，摊主还有另外一种“疼爱”蚕蛹的方式，那就是用锡纸烤。出炉以后可以放入更多的调料，为了心动的口味，根本不考虑蚕蛹的感受。等到秋天，躲过一劫的蚕蛹成年了，变成了东北人常说的扑棱蛾子，但在烧烤摊前，变身的蚕蛹仍然插翅难飞，烤蛾子比烤蚕蛹更惨烈，拔掉翅膀穿成一串，先大火让外皮酥脆，再文火煎熟内部。这个场景让爱吃者口水四溢，让胆怯者遍体生寒。难怪胆小的摄像大哥在摊主热情的邀请下，把摄像机插成了拨浪鼓。

至于广东的烤田鼠，诚如片中所说，“烤田鼠许多人绝对没吃过，但谁都不能保证广州人吃没吃过。如今广州人在暗黑烧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……”

与这些暗黑料理相映成趣的是食客们豪放的吃相。啃羊蹄儿的，“你最好放弃矜持，变成一个被饥饿冲昏头脑的纯粹的人，眼里只有一条连骨的大筋，在嘴里旋转、跳跃，逼着你一口撕扯下来，狠狠咀嚼，再灌下整杯冰啤，‘嘿……舒服’”。

按说这些吃相不好看，油腻、青春痘、胡子茬、没有整形美白过的牙……但和烧烤放在一起，却突然变得生动有趣起来，它们刺激着我们的视觉，激发着唾液分泌，怂恿着胃部加速蠕动，合谋着给大脑传递着信号——“饿”“很饿”“饿死了”“救命啊，给我几个串！”

天子人生

烧烤的烟火气重 江湖气也重

“一串”烧烤，能撑得起“人生”那么沉重的词吗？事实证明，烧烤摊都是有故事的。

宜昌的“茄子妹”和隔壁的“生蚝哥”相识相恋。结婚之后，小两口一起经营烤茄子的小摊。回忆起两人故事时，“生蚝哥”突然就红了眼圈，又不好意思地赶紧擦掉，笑着对摄影师说“这段剪辑删掉”。

小二哥在航天中路的另一端，又开了分店，让二嫂管理，从此两人，只有凌晨三点才能见面。万籁俱寂的夜，小二哥终于有空跟自己的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事。

哈尔滨嘈杂的烧烤摊前，皮肤黝黑的军哥打着趣问：“老妹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黑吗？”“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子。”

福州摆流动烧烤摊的夫妇，有点强迫症，各方面要求极高，直追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水平。导演陈英杰不明白，“做得这么好为啥不盘个门面固定下来？”摊主的回答是“一直找不到符合标准的店面”。

烧烤的烟火气重，江湖气也重。

哈尔滨的烧烤老板也是“死过几次”的人了，如今，他喝着酒念叨着，“哎呀，终于一步步走过来了”。

烤鱿球的武汉大姐，下岗后本来是卖水果的，生意一直不好。摊子旁边是个很火爆的温州人烧烤摊。温州人的小孩一直被本地孩子欺负，大姐很护着那孩子。那家人回老家的前一天，跟大姐说，要是能在一天里学会烧烤，就把手艺全教给她。从那天起，大姐干了20多年烧烤。

摄制组为《人生一串》制定的配方是，“70%的食物，20%的人，10%的事”。故事可以讲，但不刻意煽情，所以，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人物基本都是一边撸着串一边说着话，说着说着就走了心，就有了人生感悟。这是《人生一串》最好看、最带劲儿的地方。你说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烧烤？也许，这就是答案，“这里有嬉笑怒骂，柴米油盐，人间戏梦，滚滚红尘。”

天子影响

串起来的网友 串起来的脑洞

《人生一串》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B站。对观众们来说，B站之于《人生一串》，就像烤串上的那把孜然。各种脑洞大开的弹幕，搭配稳中带痞的旁白风格，一起构成了奇妙的观看体验。有人感叹：按照《人生一串》的标准，我根本没吃过烧烤。有人爆料：看得实在太饿了，我把家里仅剩的一板健胃消食片吃了。

还有人在弹幕里直接“撩”节目组。旁白：如果时间倒转，在它们还是青虫的时候，能否度过一个远离烧烤的童年呢？弹幕：不能，不可能，不存在的。旁白：六个人，安排一哈。弹幕：安排一下！安排上了！旁白：最好吃的烧烤永远都在我家楼下。弹幕：我家楼下的烧烤摊早没了，有的只是马路和汽车。

最有趣的当属第一集抓猪的镜头，并没有旁白，但丝毫不妨碍网友们即兴创作。网友们把自己好友、闺蜜的名字发在弹幕里呼啸着冲过屏幕“xxx快跑”“xxx冲啊”“xxx别叫了”“xxx有人要吃你了”……戏谑着好友，娱乐着自己。

近几年才接触弹幕文化的陈英杰，并不担心弹幕对纪录片的影响。“这是一个把观众的反映放到台面上来的过程，弹幕又给这个节目增加了新味道。”尤其是每集最后满屏的“多谢款待”，看得人泪目。于是，在最后一集的片尾谢幕时，他专门写了这样一段台词，向B站的观众们致敬：这个夏天，我们因为烧烤相遇相识，招待不周，但愿交情不浅；江湖路远，有缘来年再见。



本报综合报道